

【彪郊/发郊】无人见处一只鬼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379893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379893>.

Rating:	Explicit
Archive Warning:	Rape/Non-Con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彪郊, 发郊
Character:	殷郊, 崇应彪, 姬发
Additional Tags:	all郊 - Freeform, 姬屋藏郊 - Freeform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8-15 Updated: 2023-08-20 Words: 16,702 Chapters: 6/11

【彪郊/发郊】无人见处一只鬼

by [GiuTa](#)

Summary

崇应彪死后变成一只鬼跟在殷郊身边，有大量我流对二三部剧情的推论，极多二设，基本全是个人观点，慎入。

主cp是:彪郊/发郊，崇应彪第一人称，两个cp占比不分上下，第三章姬发终于出现了，但剧情还是很少，第四章开始发郊主场!

Summary:殷郊，你知不知道，在你看不见的地方，有一只鬼。

有必要解释一下，彪子跟殷郊做过，才会显得比较.....后面的章节会解释

Chapter 1

Chapter Summary

抓一下虫，其实殷商时期还没有“佛”的概念，汉朝才有佛教传入，我单纯就是顺手写神佛这么词，其实就是同义于神仙，原谅我抓急的词汇库。

直到我死前的最后一刻，我都是无法说清我最恨谁，选我当质子的父亲我恨，逼我杀父的殷寿我恨，处处与我作对最后还杀死我的姬发我恨。在我看来所有人都挺该死的，除了我之外的人都可以去死了，我不介意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。不过即使是这样的我，在死后也有一个最恨的人，那就是殷寿的儿子，殷商的太子殷郊。恨的原因也十分简单，那就是他让我死后也不能解脱，只能像个孤魂野鬼一样跟在他身边。曾经我嘲笑老是跟在殷郊屁股后面的姬发是跟屁虫，没想到这句曾经嘲出的冷箭如今射到我身上了。我的内心除了憎恨还是憎恨，我恨殷郊被我砍了头还不死，我恨他成了两截的尸体还能带回昆仑起死回生，我恨我被姬发杀死了的残尸被黄河的风沙掩盖至今无人发现，我恨我们同样身份尊贵，怎么只有我落得这个下场？

可惜殷郊无法回答我这个问题，他根本听不到我说的话。虽然我生前他就视我如空气，但得知我死后对他还是毫无影响，我对他的愤怒更是到达了顶点。每见他一面，我的恨意就加深一分。日久天长，我现在一见到他，就想强奸他，杀死他，把我的鬼侯剑捅进他的腹腔，搅动他的内脏，挖出他那颗怎么都杀不死活蹦乱跳的心脏，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形状，是他的姘头姬发的，还是他父亲殷寿的？亦或者那就是一颗普通的心脏，和我和其他人都没什么两样。

我想做的太多，可我什么都做不到，你们懂那种感觉么？空气，月亮，草，河，你们这群死物，你们什么都不懂。你们不懂我一拳揍在殷郊那可恨的脸上却根本触碰不到他的感觉，不懂我想掏出殷郊的心脏却只能从他胸膛穿过的感觉，不懂我扼住他的脖子想咬下他的眼睛，嘴唇只能在他额间悄无声息擦过的感觉。

我真想杀了殷郊啊，我在昆仑山的山顶嘶吼，没有任何神仙回答，连风都没施舍我一眼，它从我体内穿过呼啸而去。只有我这个傻瓜站在山顶对着万千仙灵许愿，祈愿我恨的人能死绝，祈愿我爱的人能永生，可诸天神佛没有给我半点回应，只有风回荡在山谷里凄厉的长鸣。

殷郊被那群屁用没有的仙人接上头颅的时候，我就在旁边看。那会我刚被姬发杀死，想着我终于可以得到永恒的长眠了，终于可以得到永恒的自由了，结果转眼就来到了昆仑，看到前不久被我杀死的殷郊在一群神仙的救治下起死回生。

多么可笑，我当时以为他死定了。天下共主的继承人权力真大啊，就算被砍了头还有一群神仙为他逆转生死。如果姓殷的人是我，殷寿的亲儿子是我，那么躺在那寒冰玉床上的人会不会是我？活下来的人会不会是我？在这里愤世嫉俗像怨妇般对着空气念念叨叨的人会不会是殷郊？

可惜我是崇应彪，是北伯侯的第二个儿子，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被送去任人宰割的质子，是没有任何人在意没有创下半点功迹的崇应彪。我的一生从出生以来就被人为地打了一个死结，我以为我悲剧的循环在我死亡的那一刻可以得到终结了，但就连我死后的那点自由都被殷郊夺走了。

从我被姬发杀掉后睁开的第一眼起，我就是殷郊身后毫无意义的幽灵。我甚至不能离殷郊

太远，我只有在他睡在昆仑山上的时候，才能一登昆仑山顶看日升万霞，百鸟起飞，看千峰万仞，看碧落彩云。而此时常有殷郊低低的闷哼声响起，白骨生肉的仙术也让他生不如死，他的呻吟明明压得很低，却好像回响在我的耳边，扰得我心烦气躁。

殷郊，你真可恨，明明你什么都有了，为什么还要夺走我的自由？

我离不开殷郊太远，走远了就会突然失去意识，然后立刻被传回殷郊身边。天空，你无处不在，你告诉我，如果是你被囚于一人的三寸天地间，你会不会恨这个人？

我恨殷郊，恨到恨不得将他挫骨扬灰。可我已经死了，可我已经死了。没有一个人发现我，没有一个人看见我，我的呐喊没人听见，我的身影没有任何人看见。

你说仙人？仙人也是一群废物，迄今为止也只有几个天尊能看见我。

那天我和殷郊去昆仑山的仙殿里拜见十二天尊，连身份无比尊贵的未来天下共主也要俯首叩见。而我崇应彪，一个天地间游荡的弃鬼，却能站直身子，对这群飘在空中高高在上的仙人嗤之以鼻，我不禁有些得意：殷郊，我总算有胜过你许多的地方了。

但还没等我得意多久，我就看见莲花台正中央的那个仙人，对着我的位置一甩拂尘。顿时我仿若被重锤击打了般，深受重创跪在地上，鬼咳不出血，我也感受不到痛，但我知道我的意识在流失，就像把刚刚死掉的羊分尸般，羊已经感受不到痛了，却还是会用那两只湿漉漉的眼珠子哀求你一样。我想我那时就像那只羊，但我不是哭泣着求饶的，我像一匹落单的狼一样挑衅地看着这群仙人，我根本不在乎我会不会彻底消失，反正我在殷郊身边呆够，再看一眼那令人生憎的脸，我都恨不得把他的脑袋砸个稀巴烂，然后再把他翻来覆去地强奸，直到他的尸体腐烂。

毁灭我吧，我无所谓。

可那个神仙在出手打了我一下后就再没动手了，我听到他们在低语，“封神榜既显，为何还有孤魂野鬼飘荡在世间？”“此鬼杀伐罪孽无数，戾气深重，又将死魂锁在天下共主身上，怕是会对救世大计不利，不如由我等将他斩杀与此。”“……”

我看见诸仙因为我的出现而议论纷纷，心中不由畅快，神仙也因我困扰，我是多么碍着这世间所有人神的眼？得知非杀了我不能清净，我觉得此刻魂飞魄散也值当。

可我没在那时被消灭，不然我也不能在此跟你说话了。风，你是不是觉得可惜？

我也觉得可惜，我差一点就可以彻底消失，获得永恒自由了，我差一点就可以完全摆脱殷郊，去真正长眠了，可我的人生总是差那一点，差一时半刻成为李生的嫡长子，差一点拉拢姜文焕称霸朝歌，差一点战胜姬发杀回北地。我人生总是差那一点，就那一点常让我输得一败涂地，永无翻身之日。

我现在还记得那个被称为“元始天尊”，盘坐在众仙最中央一脸假慈悲的仙人，闭眼掐指一算后，就制止了其他仙人蠢蠢欲动的术法，并给我批下此生有史以来最冷酷、最残忍的批语。

他说，此子为天煞孤星，非天下共主开榜之日不回榜中，然此子之死魂亦对世事无碍，可任由其流亡于天地之间。

仙人不喜造杀业，听到此话就纷纷散了术法，神色重回漠然地看着我，仿佛我不存在般。

而我只是觉得好笑，风，你知道吗，我笑得好大声，笑得撕心裂肺，笑得癫狂无状。当时满天神仙背靠霞光面目慈悲，他们盘坐在碧云之上，看我一人笑得趴在地上打滚。我笑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，可惜鬼是哭不出泪的。

天煞孤星啊，于世事无碍啊，原来这般就定了我的命途，原来如此便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！多可悲啊，那不如让我生来便当一只的牛羊，膘肥肉壮之时无知无觉地被屠户杀掉分食。为何要让我降生在诸侯家，为何要我懂文字，练武术，为何让我挽弯弓，射蛮狄，又为何让我识太子，谋别路，为何让我郁郁不得志，又让我含恨而终？！

可神仙听不懂人话，他们只是低头看我一眼，便不再搭理我了。

你知道吗，他们甚至到最后，也没有告诉殷郊我的存在。

当时他们用灵神传话，根本没把我这异状传达给殷郊。也许我在他们眼里就是这么不值一提，以至于到对天下共主的嘱咐终结，都没一字一言提到过我的存在。他们没告诉殷郊，你的身后有一个对你虎视眈眈、随时将你拆分入腹的恶鬼，他们只是告诉殷郊，你的好友姬发已经回到西岐，你可以借助他的力量重返朝歌，与同样起死回生的殷寿一决生死，重夺天下共主之位。

到此为止，殷郊获得力大无匹的三头身灵神，获得好友姬发的消息。

而我呢，我获得一句天煞孤星的判语，被放逐于人间，冷笑着，看殷郊奔赴西岐。

Chapter 2

杨戬和哪吒要赶回去找姜子牙，于是殷郊只能骑马去往西岐。

我就跟他在身后，晨间看正午日升，烈日照涂壁，断崖岩缝的土石被照得金光闪闪，我想去摘其间破土而出的生不逢时的白花，但殷郊的脚程太快了，我根本来不及停留。悬崖绝壁、高山深涧从我眼中穿梭而过，我抱着殷郊的头敲打他的脑袋，喊叫着：“蠢货你快给我给我停下来！”

但殷郊没有丝毫停留，他根本听不到一个鬼魂的怒吼。我的手穿过他的脑袋，掐住他的脖子，扣住他的眼珠，试图让他死在马上，然后这些全都失败了。殷郊步履不停，不为任何山河奇景驻足，他的心中只有姬发所在的西岐，所以他没有多余一丝一毫的目光在这些我从未见过的大好河川上。

我早就知道，殷郊是这天底下最冷酷的人，只要不是他想要的，他决不会花费半点心力去左右逢迎，也不会学半点花言巧语用以拉拢人心。他甚至不愿像他父亲那样装装样子，他不喜欢你，就是不喜欢你，他讨厌你，甚至不会把厌恶写在脸上，他只会视你若空气，把你当做不存在，彻彻底底。

石头，你问我为什么知道？因为殷郊就是这么对我的，因为我就是他眼中视若无睹的空气。

就像我此刻跟他脸贴脸，把鼻子压到他的鼻尖，用嘴巴去撕咬他骑马之时微张喘息的唇，他的瞳孔也不会有半分我的倒影，他的眼前也从不会有我的存在。

我这么说，会不会让你觉得我很可怜？但其实不然，我根本没从其中没受到半点伤害，真正该后悔的人是殷郊，他对我的忽视，造成了他的家破人亡。

石头，你不信我不回答我也没所谓，我要跟你说的是，曾经殷郊差点杀死了苏妲己，不是在摘星楼的那次，而是在我们初见苏妲己的雪地之战。当时我们几个四大伯侯之质子和殷郊都在，而妲己只是一个刚刚苏醒手无缚鸡之力的罪臣之女，殷郊对苏全孝的妹妹根本下不去手，分别叫姬发、鄂顺、姜文焕去杀了那个妖女，独独没有叫我。

然而那几个不知轻重的蠢货也对兄弟的妹妹下不了手，百般推辞，错过了杀苏妲己的最好机会。

你知道么，当时我就等殷郊一声令下，就会立刻把手中利剑刺进苏妲己胸膛。不管她是不是苏全孝妹妹，不管她在这冰天雪地里裸露的身体多么美，只要面色冷冽鼻尖凝着一点寒霜的殷郊叫我杀她，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把这个绝世美人斩成两半。

直到鲜血染红白雪，直到殷郊纤长的睫毛染上那点艳红的血珠，叫我立刻臣服我也愿意。可他根本没喊我，他的眼里看不到我。他甚至喊了姬发两次，却一次也不曾叫我动手。

姬发啊姬发，他的眼中只有姬发，可刚刚和姬发一起将你从雪地里刨出来的还有我，你为什么不看我呢，殷郊？你为什么不愿意看看我啊，殷郊！我愿意救你，我愿意为你杀人，我愿意……我愿意为你做许多事，可你怎么不愿施舍我一眼？

殷郊，是你亲手抛下了我，是你亲手缔造了这一切的动荡不安，所以你死不足惜，所以你活该被我斩于鬼神剑下。我诅咒你的余生都要背负忽视我的罪孽，茕茕独行，遇尽艰难险阻，直到魂飞魄散、身死道消也不能解脱！

石头，我知道你又要说，我怎么又开始自顾自地憎恨起来了。但老实说，我并没有过朋友，我也不知应该如何与你们交流。我说那些以往的事，那是因为我的怨气未消。那么如

今，说回我死去的如今。

我与殷郊奔赴在昆仑与西岐相距几百里的路途中。夜间看遍月朗星稀，溪河如织，偶尔尚有星河如带，挥洒月光如萤，我看到点点微芒从黛青天色中升起，随着殷郊燃起的篝火孤烟直入长空。我看见风吹草动，绿浪如波纹般散开，最外层的浪涛绵延至十里外草原边缘，最后弥漫消失于殷郊逐渐平稳的呼吸声中。

我从未见过这般曼妙的奇景。自我降生起，北地便风霜漫天，大雪倾覆江河山川，十里不见一犁，百里不见一村。

听族中老人说，那是因我出生时便带走了母亲性命，这是上天降于北地弑逆血亲的责罚。风雪连绵数年不曾止歇，正如我心中的困惑持续多年得不到解答：

明明哥哥和我一同出生，为何你们都说是我杀死了我的母亲？只因我出生晚了那么一时半刻么？只因我的头没先从产道里落下么？我出生时便死了母亲，原来这也算我的错吗？！难道我不想见她么，难道我就活该没有母亲么？！

可晚了就是晚了。因为晚一刻出生，我被父亲送去殷商入贡作质子，因为晚一刻出生，我的孪生哥哥、我的父亲崇侯虎，亲眼看着我远走朝歌。那日天光熹微，我看不清他们脸上的表情，是哭是笑还是寂寞？大抵是喜悦吧。因为自我离开北境后，延绵多年的大雪便停了，听说后来的北境三月草长莺飞，白马可踏轻泥。十二岁的我在朝歌军营的火光闪烁下，读完了家乡送来的龟甲，哪怕在白日被训练得头破血流，也忍不住笑出血泪，心中如释重负。

原来这一切真的是我的错啊！

如今我看着月华如练，绿草幽盈，内心感到前所未来的平静。

殷郊睡在我身边。他平日睁眼时，眉似飞剑，鼻若丹峰，一双深目如含烈芒，闭上眼时却舒展了所有不甘的眉宇，变得如孩子般安详。

让我不禁想起，许多年前，他也是这样睡在我面前。他和我和姬发睡在同一个帐篷，共用同一个长枕。那时年岁尚早，爱恨浅薄，不知日后将反目成仇，兵戈相向。可恨如今都已化梦中春秋，当时只道是寻常。

难得地。今晚，我不再想强奸或杀死殷郊了。我透明的、毫无实感的唇亲过他的额间，细密地亲吻他的鬓角、眼睛，两颊，亲吻我永远进不去的嘴唇，亲吻我如鸣蝉般夏日生、秋日死的短暂旧时光，亲吻我跨不过黑夜，迈不进白天的情愫。只消日升，这一切终将会消散。

此刻，万物与我皆寂静。只有睡梦中的殷郊呢喃：叔父，母亲，父亲，姬发。我听到他在我耳边用缱绻的语气，用思念的口吻，念姬发的姓名。日升月落，无人知晓我内心孤独的悸动。

被遗弃的人的脆弱不会漫长，被遗弃的鬼的脆弱更短暂。天刚刚破晓，我就一脚踹到殷郊身上，喊他起床，可惜他听不见，只有我自顾自地欣赏旭日东升，霞光万道。

多可笑，我与殷郊去往西岐的路上，居然是我此生最平静的时光。

有时候，我坐在殷郊的身后，扼住他的脖子，与他共乘一骑，我的下身挺起，消失在他体内，仿佛我们一起在马上快活。有时候，我的手伸进殷郊的衣襟，捏住他的心脏，他的胸乳饱满，蛰伏在我掌心，我没有触感，却能想象其中跳动的火热。那是鬼不能有的旺盛生命力。

极少时候，我跟在殷郊的身后，四处微风鼓动，竟在某一时刻，突破了虚实的界限，触摸到

殷郊如丝的发尾。那是极轻极弱的一股力，弱到殷郊回头，看向我的位置，发现那里只有一阵风。

更多时候，我听他在睡梦中深情款款地念姬发的名字，连带着每一个尾音都充满情意。

每到他念情郎名字的时候，我就伏在他身上，狂风暴雨般撕咬他，亲吻他，永远不能真正达成地进入他，然后在心中恶毒地嘲笑殷郊，恶毒地嘲笑姬发。

殷郊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被我强奸？

姬发，你知不知道你的情人在我怀里？

你们都是傻子。只有我一个人是，只有我一个人是……

不知不觉间，我和殷郊抵达了西岐。

Chapter 3

Chapter Summary

写得好慢，写得好烂，好痛苦，怎么写得那么烂还敢写下去，我好自信。

我像自言自语般，在这里与你讲了许多，但总觉得忘了些什么东西。直到天上下暴雨，我才反应过来，我该渴了。

我该渴了，我该困了，我该有的一切作为人的感觉都没有了。草，你本来就是死物，可能不明白死亡的可怕之处，它会霸道地剥夺你的一切，你的故事，你的意愿，你的爱恨。也许你会反驳我说，刚刚我还在大叫着要强姦殷郊，还用我灵魂的下体插进他的身体，我的欲望强烈，是个十足的色鬼。我不否认这话对了一半，我的内心有许多对殷郊下流的想法，它们很多时候像我许下过的许多愿望一样，极少有的实现过，更多的像掌中的飘雪般消融了。实现了的部分还带着极强烈的血腥色彩，这点我打算放到之后再说，如果事情如我所想发展的话，那么到那时我说的那点情节你尚且可以听来嘲弄。如果你十分善良不愿嘲笑，那么尽管保持沉默就好，我会替你高声笑的。

说得似乎有些跑远了，说回我试图强姦殷郊的原因，那又涉及我为数不多的开心日子，按照以前封地里快要死掉的老家伙的说法，有趣的东西总要留到最后一刻再讲，这样方便族人还记得快死掉的他们，会帮他们收尸。因此我决定效仿他们，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再告诉你。如此说来似乎每个人都下意识恐惧死亡，那么殷郊被我猝不及防砍头的时候会不会陷入极度恐惧的状态，我当时应该好好去看他的脸的。

这些话似乎又与上面的话重复了，也许吧，但大概一个死人说的话可以不那么清楚。他都死了，有时也会随心所欲地说一些毫不相干的话。那么再回到我眼中的你的问题，为什么我要对殷郊做出这样的事，其实很简单的一个原因是我做什么都已经不能影响他了。因为做什么都不会影响现实，我的思绪如何发散也可以，我可以假装我在杀死殷郊或者强姦他，获得些精神上的胜利；也可以选择跟你，一根草说话，或是选择跟一个石头对话，随便什么东西都好，他们都可以成为倾诉的对象。我知道这个时候又显得我很矛盾了。如前所述我应当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，我是不应该跟花花草草议论不休的。但死亡的那种孤独跟生前的孤独又完全不一样，生前我还可以选择，但死后我已经做不到跟任何一个人交流了。这是一种很荒谬的孤独感，如果你试图理解它的话，那么你可以将你的一根茎叶切断，将它放在一旁，看它脱离自己的身体，看它没有着依地被风吹走，自己还能留在原地摇摆。时刻记住它是你身体的一部分，然而此刻你们的命运已完全不同，然后去试图去理解它流落天涯的孤独。我这么说，是不是很难以理解？因为死亡就是这么复杂的事，当世界上唯一一只无法归类的鬼又是其中最寂寞的一个环节，如你所见我对殷郊什么都已经做不到，我在空中滑稽地所做的一切，不过是一场场下流的虚妄。只是不管我的想法念想渴望都不再会有实现的一天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你的爱恨还会被剥夺。我不想因为看得太多对殷郊无动于衷，不想不恨姬发，不想不恨我的父亲我的哥哥我的北地我所在的人心险恶的世界。我反复咀嚼嘴里的遗恨，是因为我还不想忘记这种憎恨的感觉。它让我浓烈地意识到我存在着，尽管我不能感受它，我只能幻想我在感受它，但这也让我不至于被世界完全抛下。这种错觉十分脆弱，如同天上掉下来穿过我的身体最后粉身碎骨的雨水。世界是流动的，世界是残忍的，持续不断地涌流直至免除你所有的爱憎。我是说，在那一刻真正实现前，我还能捧起殷郊的脸告诉他，在过去的某一段时间我曾真正地爱过你，也如此憎恨着你，我努力保留这些爱恨直到我所能抵达的永恒。

在抵达西岐前的最后一晚，天空下起了雨。殷郊在某个山洞避雨，我则走了出来感受天地雨水从我身体中滑落，这是一种新奇的体验。在雨中漫步，而不被大雨淋湿。我想我如果小时候有这种神奇的能力，就不会和殷郊姬发在大雨中走散。如果那天我和他们一起去寻找迷路的质子，会不会和他们走到最后，而如果我那天没躲在山洞里避雨，安慰自己这是明智之举，一切会不会有所不同？

实际上，我根本没有懊恼多久，因为我设想的新奇并没有持续多久，很快我对此又变得兴致乏乏。我能无聊到对一根草说着漫无边际的话，并向它许诺还会有后续，足以说明我在殷郊身边呆久了，也变得更蠢了。但即便是这样愚蠢、平静的日子，也很快要被打破了。

殷郊在我身后，姬发在距我几十里之外的西岐，明日他们终将彼此奔赴相见。而在这场与他们共此时的雨幕中，只有我不知道该往何处去。

第二日与殷郊直入西岐的路上，我们一路畅通无阻。可能是已经抵达的哪吒杨戬姜子牙打通了脉络，让我隔着广阔的麦田，就看到一队人马在那里守候。其中一人身骑白马，头带黄巾，看到遥远前方殷郊的身影，即刻如离弦之箭般，策马向我们奔来。

我知道那是姬发。殷郊也知道。

殷郊一甩马缰进行加速，神色激动地向姬发奔去。

我看到殷郊从我眼前飞速离开，我尽力保持我能和他相距的最远距离，以便我不用看到这两个人如何狂喜地相拥在一起，倾诉什么恶心的久别重逢甜言蜜语。然而回过神时我已经被拉回殷郊的旁边，看着姬发小心翼翼地触碰殷郊脖子上的一圈血线，激动地揽住殷郊说你没事就好。

我看到殷郊的手放在姬发的背上，姬发的手环在他的腰间，我看到他们双颊相贴，紧密相拥，我看到殷郊脖子上滚落的汗珠坠入姬发的衣襟，我看到他们四目相对，眼中似有千言万语，我看到殷郊用手锤了一下姬发的肩膀，粲然一笑说你担心我作甚么，你自己没事就好，我看到他们默契地相视一笑，彼此眼中盈满的热泪像被风吹走的麦穗一样飘走了。

我以为他们会说许多话，已经捂住耳朵准备纯当他们在放屁。可他们竟除了开头的那几句话便不再言语，很安静地抱在一起，享受沉默的安心，却令我更为难受。我闭上眼睛，眼前却还是会浮现金色的麦田，还有相拥在夕阳之下，像镀了一层金光的殷郊与姬发。

这让我恶心得想吐。按理说我应该上前踹他们一脚，把他们踹开，但这样只会显得我更为狼狈。因为我分不开他们，也无法插足进去。我能做的，或者说我无论如何努力到最后也只能做到，那就是冷眼旁观他们。

真想把你们杀了，然后一个埋在北境的狼窝，一个埋在西岐的粪池，世界上最遥远的地方，让你们被野狼分食，让你们浸溺地底永不见天光。

真幸运啊，你们先把我给杀死了。

我冷笑着，不甘着，看他们重逢，看他们并肩同行回到人群的拥簇中，看姬发向西岐的子民介绍殷郊：殷商的太子，与暴虐的殷寿截然相反的赤诚善良的王子，是血统纯正的未来天下共主，他将带领天下万民开榜封神，消除天灾。

我听到无数欢呼声震耳欲聋，我听到他们在念殷郊的名字，一次次，一遍遍，似乎要用舌头把这两个字磨烂，我听到姬发对有些无所适从的殷郊说，不用担心，一切有我在。我听到狂风疾驰而过之音，我的眼前是振臂高呼的人群，身后是一片仓皇的原野。殷郊与姬发站在人群正中央，离我那么远。

我不想跟着他们，又脱离不了殷郊，只好跟着一黑一白两只并驾齐驱的马匹进入西岐城之中。

西岐气候温宜，四季如春，万事万物都有种奇特的亲和力，风是暖的，土是软的(我亲眼看见他们踩下去的时候泥地轻微地陷进去一块)，连天地的颜色也都是日近西山时昏开的黄。两边夹道相迎的西岐民众，脸上都会泛着柔和的笑容。他们甚至不行跪拜之礼，只肯像麦穗般伏下腰行最粗陋的礼。

若马上的人是我的父亲，这群人最轻也要被鞭子打一顿脸。毕竟连我这个诸侯亲儿子，被送去朝歌当质子都要对父亲三跪九叩跪谢生恩，诸侯所行之处岂是平民可不跪相迎的？真不怕丢了性命。

但西岐是不一样的地方。它不似北境森冷的雪，如寒风般肃杀，也不似朝歌千阶之高的朝堂大殿，凡人不可逾越，西岐哪哪都是平的，天是平的，地是平的，连诸侯府的房子都不修高，我远远瞧见那旧殿，连仆役也很少。

我早听姬发说过西岐，秋收时节的西岐无边无际的麦田，忙到诸侯也要下地耕作。他与父亲兄弟去割麦，沿路有几户农家种桑养蚕，他和哥哥会趁父亲不注意的时候逗那些幼虫，蚕蛹会往他指缝里吐丝，一下一下的，好像有只蚂蚁爬过。那时我在一旁讲如何杀貂取貂皮，用弯刀沿着雪貂的颈割一道纹线放血，质子营分了两拨人听我们讲话，听我的人多，听姬发的人少。我讲将野兽内脏剖出来，把兽身从尾至头贯入木棍放火上烤，而姬发讲摘果子，抓田鸡，不小心踩了农户的田，被父亲抓去跟别人赔礼认错，言笑间他们说妙趣横生。渐渐地，听我的人少了，听他的人多了。我不懂在田里用耒耜打垄，石具太重抱不起就和哥哥摔土里有什么好笑的，但我听他说抓了只蝴蝶拢到腰间布袋里养，又忍不住听了下去。

我清晰记得姬发说，蝴蝶只放了一天就奄奄一息了，最后是找了山脚下的花丛放走了，却忘记我自己后面说了什么，取兽皮，烤兽肉，然后呢？然后应当是更残酷的生吞细嚼，但没有人爱听这个。

大家嘴上说着北地霜风凛冽，狼行拂晓，正是好男儿去处，心里却向往西岐温度刚刚好的阳光。其他人也就罢了，但殷郊自始至终都坐在姬发那边。他是主帅儿子，我优先想讨好他。我讲那么多，也是为了让他知道我与同龄人的与众不同，好拉拢他让他成为我向上爬的助力。结果从姬发开口的第一段话起，他就坐在姬发的身边了。往后不管我说再多，还是很难吸引他的目光。

后面我才知道与殷郊最亲近的母亲来自东部的沃土平原，与姬发所出的西岐一般，皆是温暖宜人的地方。几个大伯侯质子里，只有我和苏全孝来自万里雪飘的北边，我的家乡甚至比他更北，生存更艰难，人情也更淡漠。那会我隐约明白，原来冥冥中已经有什么天注定了。

我看见西伯侯在旧殿门口迎接姬发和殷郊。他比我上次在龙德殿见到的更苍老了，他比我父亲老得多，也温和得多。他走上前去，姬发殷郊连忙下马行礼，他摆摆手，扶起殷郊，问道殷郊近况，得知废太子无碍后脸上也露出笑意。

我看着他们客客气气一家人般的模样不免觉得可笑，不知姬发可曾知晓，与他情深厚谊的伯邑考已经被他兄弟殷郊的父亲碾作肉饼了，真想再一次看看他那日在黄河边怒斥我杀掉殷郊，痛不欲生绝望悲愤的神情。

还有你，西伯侯，这可是杀掉你长子的仇人的儿子啊！你怎么不杀掉他，折磨他，姬发嘴里口口声声父慈子孝的你们，怎么不为伯邑考复仇，不将殷郊挫骨扬灰呢？！

为什么你们要装作一副无事发生，阖家欢喜的模样呢？我知道你们，你们想借殷郊正统殷商血脉之名，讨伐旧王，名正义顺地拥立一个傀儡新主，为自己牟利，谋取更广阔的封地。

一定是这样的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，这是世间运行的法则。没有人能逃脱这个藩篱。

Chapter 4

Chapter Summary

很蠢的发郊小情侣日常，大概还会写很久(抱歉我是弱智)

终于写到发郊了！

像是为了验证我的说法，西伯侯为迎接殷郊到来设下的家宴简陋至极，每人簋中只有能勉强吃饱的饭团和简单的菜肴，而殷郊桌前也只是多了一甌薄皮肉馅面食。

若这招待的是我，我怕是会直接掀桌走人，即便是在身陷敌营、受制于人的境地，西伯侯也不能应如此羞辱人。

我恨不得抓起殷郊领口，让他指着西伯侯骂：“西岐农夫你摆的什么穷酸菜宴，要赶我走你直说便是！”

可惜殷郊是个彻头彻尾的傻子，别说对这些猪食发火，他根本没看一眼今晚吃什么。

他在全神贯注听西伯侯介绍他，殷商正统血脉太子，商汤最后一位玄鸟后羿……等老伯侯一说完，殷郊就站起来，朝在场所有人鞠了一躬，道：“我的父亲殷寿悖逆人伦，弑父杀兄，铸成天灾大祸。我身为他的儿子，此前受他蒙蔽，直至他杀死我的母亲，伯父，方才醒悟。”

“我与殷寿之仇不共戴天，愿请西岐各位父老乡亲与我一同征伐殷寿，平复四方祸患，开榜封神，救济天下万民！”

一语毕，掌声雷动。殷郊神情激动地演说完毕，我却发现他只要一提到“殷寿”，眼中的憎恨就几欲凝成实体。我有种难言的失落，我喜欢看他扭曲的模样，又厌恶知晓他憎恨的对象不是我。

而坐在他旁边的姬发很明显也发觉了，他拉了拉殷郊的衣角，示意殷郊先坐下来控制情绪，尽量不让别人看了笑话。殷郊很听话地坐下了，半晌才反应过来，往姬发胳膊上轻轻揍了一拳，小声问：

“我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吗？”

姬发同样低声回答：“没有，说得很好，远超你往日水平。”

殷郊瞪大眼看他：“我以前就说得不好么？”

“以前也很好，但现在更好。”

两个白痴！

殷郊反问的声调高了些，西伯侯朝他们的方向看了一眼，道：“事情可以容后再议，饭菜凉了就不好了，诸位可以先行动筷了。”

老伯侯一声令下，民以食为天的西岐人哪敢不从，登时碗筷声接连响起。殷郊也在这格外高涨食欲大涨的氛围里感而动筷，还没吃下几口，就听到老伯侯的一声轻咳，随即感到姬

发用胳膊肘顶了他一下。

“怎么了，姬发，是不是不够吃，我这里还有……”

姬发也学老伯侯咳了下，试图掩饰尴尬：“不是我不够吃，我是怕你觉得不够，你不觉得饭菜有些少了吗？”

殷郊低头看了眼铜簋，后知后觉地点头说：“好像是。”

“不过这有什么关系，吃食而已。”

姬发跟他解释：“西岐天灾有麦无实，今年的秋收损失惨重，为了节约粮食保障更多平民的生活，父亲下令所有贵族不得铺张浪费，举行宴会也须沿用最低的规格。”

殷郊很佩服，说：“那做得很好啊！”

姬发问他：“你不介意？”

“介意什么？”殷郊一头雾水：“我还有吃的，比起让更多黎民受饿，少吃两口又没什么。”

“我就知道。”姬发对他笑了起来，然后转头跟父亲对视了一眼，看见姬昌摸着须发露出笑意，他转回来跟殷郊说：“我就知道你不会介意这些。”

“哦。”殷郊慢条斯理地吃下一口米饭，软硬适中，香味浓郁，他感慨：“姬发，西岐有你的父亲，是西岐百姓的福分。”

没想到在这种天灾人祸的处境下，西岐还能人人吃上这么好吃的饭，西伯侯治地有方，是人民之大幸。

姬发很赞同地点了点头，随后让殷郊尝一口薄面包肉。

“你要吃的话，可以随便拿的，我够吃的。”

“都这么多年了，我还不知道你的饭量吗？”姬发起了逗弄殷郊的心思：“你猜这些皮包肉谁掐的？”

殷郊说不知道，姬发让他快点尝尝，殷郊才把饺子放进嘴里尝了一口，鲜嫩多汁的猪肉香气溢就满唇舌，仿佛其中的肉汁也要爆出来。

殷郊诚心回答：“一个厨艺和你差不多的大厨做的。”

“我的厨艺这么好么？”

“很好。”殷郊帮姬发指证。这些饺子太好吃了，只比他母亲做的差些，他甚至舍不得吃完。虽然姬发做饭也很好吃，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他把面裹肉夹到姬发比较空荡的簋里，跟姬发说你也试试。

“我不试了，我不忍心吃我一手养大的猪。”

殷郊震惊：“原来这是你的猪。”

“为了喂你，我亲手杀了它，结束了它只有几个月的生命，但只要你能把它吃完，并且吃得开心，那他就死得其所……”

听着姬发不着调的玩笑话，殷郊哪能还不知道这是姬发做的饺子，特意为他杀了一头猪做的加餐，他觉得又好笑又觉得有点感动，并且跟姬发打赌：我以后养十头猪掐给你吃。

姬发说，那你可别食言。

我在一旁听他们愚蠢至极的调情，真想打倒他们的饭簋，或者在他们两个人的脸上每人踹一脚，让他们跟我一样再也吃不下饭甚至差点吐出来。

可惜即使我再怎么泄愤，我的举动也丝毫影响不了他们，只能嘲笑不愧是西岐农夫，居然用头猪来讨好殷郊，而殷郊这个傻子还真吃这一套，多蠢。

Chapter 5

幸好这两个蠢货没高兴多久，西伯侯接下来的话让这场宴席有些轻快的氛围荡然无存。

西伯侯说，殷寿死而复生，远征北海十年的闻仲亦即将归朝，而西岐已另立新主，姬发又是杀死殷寿之人，恐怕届时复仇的殷寿会优先调派闻仲攻打西岐。要想从暴君殷寿手中夺回天下，开榜救民，得先过了这道不久便会袭来的巨大难关。

西岐人口众多，加上位置优越，自然也是兵强马壮之地。只是众人一听到闻仲及魔家四将，纷纷面露苦色。

作为质子团中征战多年的战士，我当然明白他们不安什么。如果说，我们质子团是殷寿的一张底牌，是殷商用于剔除腐肉的一把尖刀，那么闻仲军团便是殷商能多年稳固统治，号令四方诸侯之本，是置于各路诸侯项首上的巨斧，完全不可同日而语。

闻仲之师征北海，攘外敌，其势之汹汹，其力之宏伟，在殷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。我在质子团中不止一次听别人说过闻仲军的恐怖之处，据说他手下的魔家四将每一个身高数丈，坐卧似山，站起可遮盖天日，仅用几根手指就可以将一位身强力壮的士兵碾死，而身为将军的邓婵玉则更是有高超的武术，与奇诡妙绝的神仙术法。

关键闻仲军常年四方征战，他们的战士皆是身经百战的虎狼之师，西岐这种几年都不打一次仗的和平地方，哪有什么能与之抗衡的士兵。况且闻仲手下军队与西岐军般人数众多，西岐若想打人海战术，恐怕只能让全境男女老少全上阵，才能在人数上占据较大优势。

可这样的胜利对西岐没有任何意义，西伯侯道，民乃西岐之本，非到万不得已之时，他与姬发愿断首请罪，受尽剖心炮烙之刑，以他们一族之死换西岐万民得以存活。

他眼神坚定，语气决绝，即便声嘶沙哑，亦如万林之熊王面首苍天撼动山岳的咆哮，有一种悲愤的力量感。

连我的心神也为之一颤，姬昌座下家臣诸侯更是纷纷跪拜在地，感恩西伯侯之慈悲大德。殷郊那傻子更不用说，我看到他眼中的敬佩景仰几乎要溢了出来。他堂堂殷商后裔，未来共主，竟和姬发一同向西伯侯跪下。他跪得坚决，非出于身份，而是出自尊重。我以前看他跪过殷寿千百次，同样的眼神，我知道的。

此刻的姬昌，伟大得虚伪。我对他的话半信半疑，毕竟放空话谁都会，更何况一个治政多年的老伯侯。

但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信了十足十。姜子牙、杨戩、哪吒等修仙者接连站出请战。

“西伯侯之仁心大义，我等敬服。我，姜子牙，愿为守护西岐而战。”

“杨戩愿为守护西岐而战。”

“哪吒愿为守护西岐而战。”

“姬发愿为守护西岐而战。”

“.....”

甚至连那个长相十分丑陋，长着两只大翅膀的鸟人也在咯咯地叫着，一双巨翅扇得他身边的几个老诸侯东倒西歪，似乎也在说它要为西岐而战。

诸人纷纷请战，洛河东西的诸侯、渭河南北的诸侯.....无数诸侯家臣被殿中悍然赴死守家

卫国的气魄所感，陆续说下追随之言，要与西岐共存亡。

殷郊，自然是其中声量最大的傻瓜。他一扯衣襟，露出脖子上鲜艳的血线，我看得心头一跳(其实我并无心，只不过为了叙述方便，我沿用了一些生前的习惯，我并非是为了殷郊而紧张，我从不同情傻瓜)，刹那明白他下一刻要说什么。殷郊大喊道：“我为昆仑山上仙人所救，仙人慈悲，教我法相金身，如今我也有三头六臂的神力，愿和姬发一同为西岐而战，我将和西岐共存亡!”

蠢货，这是仙人给你防身的术法，是怕你这个未来天下共主被人杀掉才教你的法相金身。他们那天都说了，死过一次的凡人身体使用法相金身将会有难以估测的后遗症，这是给你当底牌用来保护性命的手段，你这么就和盘托出了？殷郊，你真是天底下最蠢的人，你那天早该被我杀死的，你不该活到现在的。

“三头六臂？”殷郊身旁的姬发震惊地看着他，他握住殷郊的肩膀，面露喜色：“殷郊，你居然已经学了仙法，而且还这么厉害，我真替你高兴!”

殷郊被夸得点头，笑道：“那可不，姬发你以为我是谁？”

姬发心有灵犀地答道：“你以前就武冠质子营，现在怕是能武绝天下了。”

姬发根本没见过殷郊的法相，却能睁眼说瞎话，真不愧是田里耕作的农民，一点见识也没有。

殷郊说完他的法相金身后，在场的人都忍不住看向他，窸窣地议论着。西伯侯听到殷郊说的铁血誓言，凝重神色间有种复杂的感叹之意。他走下坐台，将殷郊扶起，郑重地说道：“你是未来的天下共主，还要开榜封神救济万民，我等万不可让你出现意外。我和姬发的生死无关紧要，但你的身上还联系着天下的百姓，姬姓一族可死不可存一，西岐军可为护家国全军覆没，但一定要保你性命无虞。”

殷郊感动于老诸侯的爱民之心，可他也有自己的想法：“天下共主只是一个代称，并不一定是我。比起我的血脉，我更愿意相信以真心使天下万民信服的您。”

“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。然玄鸟在商汤坠卵而生，是因成汤先祖好人事之治，乐于施惠，旧有夏桀暴虐无道，成汤先祖救天下民众于水火之中，如此方得民心，八百诸侯愿与国和，朝于殷商。天上玄鸟亦感于成汤伟业，救万民之大功，庇护殷商五百余年。”

“我虽姓殷，却也是成汤后裔，天下不只为殷姓之天下，而是天下之天下。玄鸟见先祖慈悲而生，伐桀建商，遂立千古之功。如今我的父亲殷寿弑父杀兄，荒淫无度，暴戾恣睢，造成天灾大祸，天下大乱，已犯昔日夏桀所犯之错，理应杀之救天下。”

“我为成汤后人，本应顺应玄鸟之意，庇护万民，却受殷寿蒙蔽，若不是老伯侯拼死占卜出天下祸患的真相，只怕四大伯侯还蒙在鼓中。”

“于天下，我有痴昧徇私之错，于己，我深知自身能力有限，未曾想做天下共主，只愿将功补过，为济黎民苍生献出我之性命!”

殷郊说了许久，这是他自昆仑山上醒来之日起便一直在思考的问题。无论仙凡皆称呼他为天下共主，他内心觉得隐隐觉得这样不对。从昆仑向西行至西岐的这一多月路途中，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，何为天下共主。

他被父亲杀母杀伯父，便已悲痛至极，天下无数人死于他父亲造成的祸患下，多少户百姓流离失所，家破人亡。天下之主残暴无仁，天便降下大祸，惩罚横行霸道的君王。最后，他得出结论，也就是他今日的回答。

“得民心者得天下，天下共主唯有慈悲之别，而无血脉之分。若我能做天下共主，那是因为

届时我已足够慈悲。”

“伯侯仁义之举天地可鉴，他们说天下共主我当得了，那伯侯自然也当得了。而且您比我更有资格，您才是真正的天下共主。”

此言一出，举座皆惊，惊于殷郊如此大胆的发言。虽有姬昌在场，但众人的议论声不绝。

殷郊没看在场诸位各异的神色，或沉思或敬服或质疑或玩味，这些他通通都不在意，他只是扭头看向姬发，企图得到挚友的认同。

只是一眼，他就能确认姬发的意思。姬发脸上满是骄傲之色，他用手握住殷郊因为激动而蜷起的手掌，给予他支持。

“你说得很对，没有什么比你说得更对的了。”

殷郊回握他，笑道：“我就知道你懂我。”

姬昌扫过在场诸人的神色，他看着一脸无谓的殷郊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道：

“殷商血脉始终是王室正统，而你又与殷寿不同，守护你仍是我们的重中之重，不到万不得已时，不会有第二个天下共主人选的。”

“万不得已？”殷郊难得脑筋转得快，他一脸雀跃地说：“那我是可以上战场了吗？”

“不到万不得已时。”

他拉住姬发，脸色变得郑重。

“我，殷郊，愿同姬发，与西岐同生共死。”

姬发和他一同向姬昌行礼，异口同声说道：“我，姬发，愿同殷郊，与西岐共存亡。”

“不过我不要与殷郊同生共死，要想杀他们，就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！”

“呵，好兄弟！”

殷郊说出那些话后，众人反应各有不同。姬昌是担忧，姬发是全然的信任，姜子牙一众则是满意地看着殷郊，更加认同了他未来天下共主的身份。

至于我，我早就在殷郊说出第一句的时候就在扇他的脸。

闭嘴，闭嘴！你能当质子营副将就是因为你是殷寿的儿子，你能当太子就是因为你姓殷，你是成汤的子孙，你生来就有滔天的权势，你生来便得尽所有的宠爱，所以你可以随意选择和一身大粪味的姬发交朋友，所以你可以随意忽视不受北境重视的我，所以你能得到质子营中所有人的信服。

都是因为你的权力！都是因为你生来就有的权力！没有权力的你屁都不是！你知道那天为什么我能地牢下面强奸你吗，因为你是废太子，因为你丧失了你所所有的权力，所以我可以狠狠地操你，把你压在稻草堆上操你，把你的手骨折断把你脚掌扭断，像操狗一样一样操你。我强奸你的时候，你骂我禽兽，你骂我与殷寿狼狈为奸，你骂我杀父狠绝，道义尽丧的恶犬。在你完全丧失权力的时候，你终于再次看到我了，你跟我说话了，你骂我了，你骂得很难听，但是却是我许久未从你嘴里听到过的你对我说的真心话。

权力，权力，你知道权力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吗？权力是你的衣服，殷郊。只要你衣不蔽体，我就可以伺机撕碎你的身体。你的血脉，你的身份，肯定是你最吸引我的地方，不然你的愚蠢会让我对你退避三舍。我讨厌蠢货，可我热爱权力，你知道么殷郊，你最美的时

候是我第一次见到你，你介绍你自己是主帅儿子的时候。

当时你多美啊，你是殷寿唯一的儿子，你美得惊人。可你为什么又蠢得令我难以置信，你不善计谋，行事从心，你不拉帮结派，你不拉拢任何人，你像一面与我相反的镜子，你真恶心，我讨厌你，我爱你。权力在你身上是华袍，脱下的一瞬间我的眼里，我的世界全是你。我要强奸你，我要在你最丑陋的时候强奸你，我要在你权力丧尽，浑身赤裸的时候强奸你。唯有这个时候，我才能接近生来就有权力的你，唯有这个时候，你才是赤身裸体的，可你知道吗？可你能知道吗？!我的人生，我生下来就被注定，被遗弃，被无视的人生，整整二十多年赤身裸体!我从北地裸身，几千余里爬到朝歌，我毫无遮蔽，我毫无庇护，我被霜雪、被铁剑、被弯弓、被家乡的龟甲磨得鲜血淋漓的肉体，你一生唯一赤裸的瞬间却是我的一生。

我好恨你啊殷郊，恨你说你的血脉无关紧要，恨你说你不能因为你的血脉就有资格当天下共主，恨你光明磊落地说出这些话，恨你所说的都是你的真心实意。

你为什么能轻而易举地放下这些？冒着生命危险和姬发去救身份低微的小地方诸侯质子，毫不在乎地说出你不应该因为你的血脉而成为天下共主的唯一人选。为什么你，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将我在乎的东西弃之如履。你真可恨啊，殷郊。

我爬到他的身上，我掐住他的脖子，看着他真诚的眼睛，我大叫我要杀死你。

可他没有回应我，再一次地。他跟姬发一起离开，再一次地。

我大声地对姬发说，这个贱货已经被我玩过了。

可连姬发都没回头理我。

Chapter 6

月，我本来想将这件事放到之后说的，可我那时还是咆哮了出来。我强奸过殷郊，听起来很禽兽对不对，但只有愚蠢的姬发会那么觉得。猎人狩猎猎物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只是那次的猎人是我，猎物是殷郊。我翘首以盼了八年的猎物，我终于狩得他的皮囊，只是由始至终都没得到过他的心肝脾胃肾。不过这又如何，得了殷郊心的姬发可曾知道我在地牢强暴了殷郊？我强奸了你最亲近的朋友、情人，你知道吗，姬发？

我本想留到我目睹殷郊姬发上床的时候说的，到时候我便可以尽情嘲笑姬发用我玩过的二手货，嘲笑殷郊是个人尽可夫的贱货。这样我就可以把他们贬进泥里了。就像姬发在黄河边上骂我冷酷无情的残忍禽兽一样。可是你们坚不可摧的感情会被我这样的禽兽摧毁的啊，多有趣。

你问我怎么会确定他们会上床？笑话，他们自认识起便同吃同住，我不幸与他们同住过一段时间，每日见他们形影不离，狼狈为奸，直到现在也如此！

但凡他们其中一人出问题，另一个便会不问情由地维护，当日姬发在大殿误杀殷启，殷郊不要命地给他求情。我当时真想把盾牌砸到殷郊头上，问问他蠢货你是不是不要命了？我只是想要姬发这个杂种家破人亡，你凑什么热闹？

他该死，你也该死，你们都挺该死的。

一般夫妻尚且不能如此。他们倒好，彼此在耳边密语的情状我都不知见过多少回了，光天化日，卿卿我我，丝毫不知羞耻，与露天交媾的野兽何异？

看吧，姬发又说与仆人他跟殷郊同住惯了，不必劳心收拾其他房间，殷郊住他寝宫就好，殷郊也一脸正气地点头了，仿佛这是什么天经地义的事。真够不要脸的。

我看到他们很自然地一同睡在塌上，很亲密地贴在一起，却只是交头接耳。

姬发把手放到殷郊脖子上，轻轻碰了碰那道暗红色的血纹，这里曾被我一分为二，如今皮肉不复，只靠法力黏连。

姬发指尖不敢触及伤口，只在其下轻点，脸上露出不忍的神情，“白天没来得及细看，伤口这么深，竟然连仙人也不能复原。”

“不能复原是好事。”殷郊回答，“我恨不得它永远不能复原，时时刻刻提醒我，殷寿到底对我做了什么。”

殷郊跃过了我，明明是我杀的他。

姬发轻叹了一声，提到那个名字，他的心情也很复杂：“那天我差点杀死了他，他从城墙掉进战鼓中，我以为他死定了，就去躲崇应彪的追兵。”

“如果那天我再谨慎点，砍下他的首级，也就不会今日的兵犯西岐了……”

“不怪你！”殷郊说得斩钉截铁，“既然昆仑山的仙人能将我死而复生，殷寿估计也是被妖法救活的。申公豹又会断首存活之术，只怕你砍下殷寿的头，他也还是会复活。”

“那你觉得我们应该如何杀了他？”

“面对他这种恶人，只是杀他不能解恨。一定要让他在大火中焚烧三天三夜，受尽千刀万剐烈火焚身的痛楚，直到粉身碎骨，才能向母亲与天下万民赎罪！”

他说时面露憎恨，声量激增，震荡得房中照明的火焰也为之一荡。姬发展开他握紧的掌心，里面全是指甲陷进血肉的鲜血。

西岐国王子取过床沿的明黄头巾，为他包裹右手。一个多月日夜不休的沿途奔袭，殷郊的手被马缰磨得深可见骨。

“殷寿是一定要杀的，只是现在情况有变，此事要从长计议。”

姬发在他的手背绑了个漂亮的死结，发带穿过指缝绑在他的腕骨，像蝴蝶展动的蝶翅。

殷郊本来还沉浸在愤怒的情绪中，看到那幼稚的蝴蝶结，有种说不上来的微妙被捉弄感，冲淡了怒火。

“姬发，你好幼稚啊！”

“嗯，可我觉得绑得很好看。”

殷郊抬起手，看着手上这么个玩意，他也生不起气来，只好盯着姬发的脸，问他脸上的伤怎么回事。

我干的。

“摔的。”

殷郊明显不信，他伸手要去挠姬发最敏感的腰窝，逼姬发说实话。殷郊身量高大，扑过来的时候像一头狮子冲了过来，姬发把手握在他的腰上卸力，避免殷郊一下子撞到滚落下床。

“说实话。”

姬发被他挠得有点痒，只好边躲边笑边敷衍：“当时我被大江冲到岸边，是雪龙驹把昏迷的我送回西岐，这些伤只是一路颠簸所致，并无什么大碍。”

殷郊抬起头，披散的浓密长发里露出一张如雄鹿般矜贵英俊的脸，两条好看的眉皱起，“听起来不怎么可信，怎么伤口过了这么久都没好？”

“不好也好。”姬发被他挠得退无可退，干脆也不服软了，他双腿一夹，握在殷郊腰间的手稍一用力，就翻身将殷郊压制在身下。

“怎么说？”

殷郊的手还在作乱，姬发将这两只手腕抓住，定在殷郊头顶。殷郊也不挣扎，就这么看着姬发将他禁锢。床头的火把倒映在他眼睛里，燃烧得更明亮。

姬发一直看着殷郊的脸，忽然又不太敢看他，他松开殷郊的手，侧过头去。

“伤口没好，说明时间没过去多久，这不好吗？”

“没多久你就回来了，这是好事。”

殷郊没看懂他躲闪的目光，只是认定姬发还在隐瞒伤口的事。

他的手碰上姬发的脸，眼角一道纵深的伤疤横亘在挚友的脸上，他笃定道：“这不可能是马摔的，这是人打的。”

你说对了，这是我打的。黄河边上，我们打得武器都掉落在一边，我赤手空拳，一拳又一

拳揍到姬发脸上打的。用尽全力，指节割烂他的血肉，所以姬发的脸如你所见的伤疤纵横。

但姬发没有正面回答他，他在回避某些事，或者说某个人。我知道那是我，姬发也知道那是我。但殷郊肯定不知道，因为他连我死了都不知道。

姬发把这个话题悄无声息地切了过去，正如他之前做的一切一样，“这些都只是小事，只要你回来就好。”

“怎么说得我好像回不来一样。”殷郊顺着他的话题走了，不知道该说他装蠢还是真蠢，他明明可以问下去——

杀死你的崇应彪被姬发杀了。

来吧，提提我的名字吧，纠缠在你们两个蠢货之间，那个在死后无人再提及的名字。我要看看殷郊得知我死讯后是什么反应，高兴还是面无表情？

“但我不确定。”姬发脸上的赤红消了，他重新转过脸：“我只是看到姜子牙把你带走了，不知道你能不能回来。”

“昆仑山上的仙人法术很厉害。”

“我从小听父亲说过。”

“当时在龙德殿你也见过哪吒杨戬的神仙法术。”

“记忆深刻。”

殷郊举起手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跟他的好兄弟说：“那你害怕什么。”

姬发平静地看着他：“我怕他们救不活你，我怕你回不来。他们如何神通广大也不能使我安下心来，我不能赌失去你的可能。”

“我……”他顿了顿，“从朝歌回来的那一天起，我的脑海中每天都在预设这个可能，我想着实在不行我先领着一路骑兵去朝歌刺杀殷寿，为哥哥和你报仇。”

“这样你会死的。”殷郊说。一直以来他都是较姬发更冲动的那个，如今让他来指责姬发的意气用事，他明显地感到了心虚，这让他的声音微弱了。

“而且这也不可能成功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姬发从他的身上滚下来，落到殷郊旁边。他和殷郊肩碰肩，凝视天花板上凤鸟的纹路，暧昧的火光让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。他们没听见我不屑的冷哼，只听见彼此沉重的呼吸。

“但如果你死了，那就无所谓了，生与死什么的……”姬发虚空抓了抓床边的火光，看着火焰从手心中流沙般漏走：“我不在意，我知道你也不怕。”

“但你还有父亲。”殷郊答非所问。

“是，我还想着可能可以见到你，所以我没去。”

姬发把声调压得很低，像认真的喃喃细语。他的声音柔和又有力量，他是真的会这么做的人。

殷郊说那你就成为不了大英雄了，活人才能当英雄的。

什么英雄？姬发愣了愣，一时半会没反应过来。自那日杀了殷寿后，他的内心就已经彻底把这两个字忘掉了，就像丢掉殷寿在他内心无比耀眼的光芒一样。男孩子的英雄梦，总是要醒的，有的梦醒在认识到自己的天赋时，有的梦醒在敌人的刀尖下。他属于比较晚的那批，他的梦是被殷寿捏碎的，这点和殷郊一致的。

“你以前总说你要当大英雄。”殷郊说得很认真：“你要实现你的梦想才行。”

“建功立业，流传千古……”他侧过头与姬发对视，看到对方憋不出的笑意。

“殷郊，我没想到你还记得。”

殷郊被他笑得有点生气，抛下一句：“算了！”

我心想好吧，求你们赶紧睡吧，我也不想嘲笑你们的活春宫了，你们快给我闭嘴吧。

可随即殷郊又说：“其实……换做是我，如果你有危险，我也会不顾一切来救你的，就这点来说似乎没什么好说的。”

他发现自己无论如何拐弯抹角都会被姬发打岔，他本来也是个直脾气的人，要不是这话显得太肉麻他就直说了。

“我什么都没了，除了杀殷寿之外，我已经什么都没了。但你还有你的父亲，你的西岐，你还有那么多东西，你应该好好活下去的。”

不，姬发说，你还有我，殷郊。

而且只有你在，我才能，我才能……

才能什么？殷郊问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